

老万

文/杨葵

老万不喝酒。不管什么场合，也不管什么人劝，怎么劝，软的硬的，就是不喝。说是喝了过敏。可是老万分明一副能喝的样子。

老万今年小六十了，走路儿带风，站着像拔军姿。嗓音浑厚，话剧团出来那种的，离近了听，耳朵嗡嗡的，你想中气得多足啊。老万爱聊天，不过他聊天有个特点，要么一句话不插俯首甘为听众，要么哇哇大长篇儿。虽是长篇大论，可你当听众，也会觉得老也听不够，因为讲得可生动了。再看他的表情，忽谛听，忽皱眉，忽探视，忽琢磨，忽挤眼，忽撇嘴，忽戛然而止，忽开怀大笑……不弱单田芳、袁阔成。

由此不难看出吧，老万是个性格外向的汉子。当然，性格外向并非善于喝酒的必然条件，可老万还是生意人。生意做得很大，多数还是国际贸易，所以整天绕世界跑，全地球上的国家，去了总有一半以上。出国对普通人而言是大事，走前且准备呢，回来且回味呢，可在老万这儿，因为太频繁，抬脚就走，眨眼又回来了，从不拖泥带水。偶尔与家人度假除外，日常一律独来独往。为提高时间效率，一般赶大清早的航班，要不就夜航，总之自己悄悄起来，媳妇儿子还在梦乡，利利落落出门。极专道别，如同北京去趟天津，明后天儿回来了，有啥可道的。

生意都是从无到有做起来的，都有第一笔，第二笔，第几笔的，哪笔做得大胜，就是所谓的第一桶金了。老万阔了之后，国际谈判必会在当地聘个翻译，可是早年起步时，从来都是直接和各种肤色的外国人谈。老万会点儿英语，但是词汇量加起来不超过二百，其它语言更是一窍不通，可连比划带画图，也都谈下来了。老万说，那会儿就牢记一个原则，不见兔子不撒鹰，

没什么合同不合同，看不懂哪取签，一手交钱一手交货。

当然，做生意，哪怕是国际生意，也不是善于喝酒的必然条件，可老万一度还是某大国企的掌门人，有行政级别的那种，手下管着好几千人，上头还要小心伺候着党政军的高级领导，随时有来视察的，随时还要进京汇报开个会，不时还有正式外事活动。身处这样的职位，尤其还是在老万供职的那个年代，不善于喝酒的不多。

好吧，上边说的都不算，老万还有一条最该能喝酒的原因——他是个新疆人。新疆的汉人，父母支边，他就生在新疆，长在新疆。下过乡、插过队，也都在新疆。直到恢复高考后读大学，都没离开新疆。新疆长起来的汉子，酒量大小各有千秋，可哪有滴酒不沾的呢？更何况，老万大学读的艺术系，主攻绘画，是当艺术家培养的，不喝酒？滴酒不沾？

其实老万早年喝酒，而且很能喝。一瓶伊力特不带喘气儿就干了。不喝冷啊，老万说。那会儿他在农村插队，壮劳力，挖水渠，一挖大半年。老万实在，不甘落后。再说想要改变命运，就得拼命干活儿当先进，当了先进才有可能提干、回城，诸如此类。所以别人挖十米，老万挖十五米；别人挖五十筐泥，老万挖六七十筐。赶上三九严寒，身上早被汗湿透了，可大西北不由分说的刺骨寒风一吹，骨头真好像被吹出了筛子眼儿。实在支撑不住，喝几大口最劣质的土烧酒御寒。每天回了工棚，衣服都顾不得脱，就倒头去爪哇国憧憬好日子去了。

因为太久不洗澡，身上臭到连自己也被挑战忍耐极限的时候，春天来了，水渠完工了，老万终于有时间去澡堂子洗澡了。衣服脱光，袜子却怎么也脱不下来了，好多地

方变成一缕缕丝线，嵌到脚底板的肉里了。

老万是恢复高考的第二届大学生。其实第一届招生时他就考了，而且成绩过线可以入学。得到喜讯那天，老万拿出自己全部积蓄，请朋友大碗喝酒大块吃肉。酒至酣处疯啊跳啊唱啊抱啊，算是和插友们告别。最后一丝清醒尚存时，老万对同席一位同样分数过线，却整晚滴酒未沾的女知青说，明早务必叫我起床啊，咱俩一起走。

第二天，是老万他们这些“天之骄子”入学前的最后一关，体检。和考试同等重要，必须参加，只需体检表上划划勾，就可以收拾行李去学校报到了。可是老万一觉睡醒，太阳都落山了。老万先是扇了自个儿几个响亮的大嘴巴，然后疯了一样奔到县城，想求爷爷告奶奶，可是都不知道谁是爷爷奶奶。

老万那年没上成学，留在村里继续挖渠。从此老万不喝酒了。开始是下决心戒酒，后来老万发现，其实不必有意去戒，别说喝酒了，一闻到酒的味道就从头皮到脚底的难受，所谓过敏不是说说而已，真的全身会起大片大片的红疹子。事隔很多年以后，老万才能做到单闻酒味无不良反应。

第二年，老万再次顺利考过分数线，人生揭开新篇章。有好事者曾经问过当年那位女知青，那天为啥没叫醒老万。回答是确实太兴奋，一时忘了，绝无半点它意。好事者把这答案告诉老万，老万很淡很淡地笑了笑，一个字没说。不过，老万从此再没和那女知青有任何来往。■

螺蛳

文/张羊羊

吃螺蛳的时候，听许多人反过来说，感觉有点别扭。听得多了，也就觉着是另一种亲切了。就像月亮，我的家乡都喊月亮。汉语有了籍贯，那就是方言。方言的性格，有点不讲道理的随和，无论你听不听得懂，语言区的人听得懂就好了。这好像有点小国寡民或自给自足的味道，但也不妨说是一种乡村自信。可惜，英语成了必学的一门功课，弄得很多人连汉字都写不好了（估计不少人写不出螺字会写成反犬旁），感觉少了点国家自信。

螺蛳不是大菜，却是乡间下酒少不了的“点心”。奶奶烧着烧着发现少了一个菜，就嘱咐我去摸点回来。池塘的码头是块近两米长的平时用来洗衣淘米的青石板，这样的傍晚我只要顺着它没入水中的三个侧面胡乱抓几把，一海碗螺蛳一般是没问题的。螺蛳吸附在青苔上，就像一个正在吮乳的婴儿。

然后用钢丝钳剪掉螺蛳屁股，放入油，盐，姜，酱油，料酒等爆炒一下，一盘好菜就可上桌了。我们那除了嫁过来的四川媳妇，几乎没有不吃辣，如果哪家门口的菜地种了几棵红辣椒，那这家肯定娶了个四川女人。我倒是因为在南京读过几年书，学会了吃辣，所以现在炒盘螺蛳会先往锅里扔几个干辣椒煽一煽。

我吃螺蛳大概是个高手，小时候不用针线，长大了不用牙签。直接一吸就出来了，少数吸不出的

先对准螺蛳屁股吸一下，再从口处猛一吸也就吃到肉了。听着一桌子吸螺蛳的声音，教他们也老教不会，没耐心了，就说一句你不用牙签吧。幸好牙签不是专门用来剔螺蛳肉的，要不生产厂家还要养一湖螺蛳作赠品了。我是无法考据谁是第一个想到这样吃螺蛳的人了，中国人饮食的智慧不可小觑。我想其中定有某种物理原理，我物理学得不好，所以说不上来。

小时候沟塘很多，村子里的农妇农闲时就出门藕螺蛳。藕，多么富有感情的农活用语啊，藕网本来就是一种农具。藕回来的螺蛳除了自家吃，大部分煮好后，把螺蛳肉剔出来，去菜场卖掉，再用皱巴巴的“钢铁工人”或“大团结”买回生活所需。螺蛳肉炒韭菜，也是昔日江南一道好菜。我以前还常摸螺蛳回来，用小锤子敲碎喂鸭子，那时候的鸭子伙食好，鸭蛋也营养丰富。

近日买得湖里的青壳螺蛳，在盆里养了两日，我才这么认真地看了看它们，居然在水里伸展出如蜗牛的触角，看得我心都柔软了起来（有一年，我在鼓楼四条巷不小心踢到了一只蜗牛，它重重地摔了出去，壳上一个窟窿在我记忆里张开了很多年）。原来它们一样可爱，不同的是，蜗牛还有人为它们写诗写歌，螺蛳只有人为它们写各种菜谱。我以后还会吃螺蛳吗？似乎问得有点惺惺，蜗牛都有人吃了。■

梦

(外一首)

文/娜夜

一个小站
一些冷风
我老了
车票也丢了
时间提着它的风雪
我拎着我童年的小提琴
这有多好
当我老了
我的梦让我看见:我爱过的那个人
像爱我时一样年轻
相信
爱情

离婚前夜的一场对话

——“我的身体已经明显变形了”
——“我也有了许多白发”
——“你的那些情人都比我强”
——“也不能这么说”
——“她们年轻漂亮 还会使用自己的身体”
——“但你是好女人”
——“我也有过自己的秘密”
——“人的情感很复杂”
——“是的”
——“太复杂了”
——“我知道”
——“找个年龄偏大一点吧”
——“有时候 我也这么想”
——“不早了 睡吧”
——“我知道”

花光月影中的平江路

文/葛芳

素日去平江路，大都是在夜间。孤月，青灯，门扉紧闭，酒酣耳热之际，被一袭凉凉的风拂过，便平心静气下来。听得见沿街的流水声。阒寂。偶尔有犬吠。住在民居里的百姓飘在梦的河岸上。

比较山塘街熙熙攘攘的富贵烟火气，平江路就像一个文人独自在园子里散步，步调不紧不慢，隐逸、淡泊、古雅。日落了，天黑了，店铺打烊了。青石板上车轱辘上载的是归家的人。这条黑踢嘛踢的街道，外地人可能并不知晓它存活于苏州最古老的城市地图《平江图》里。一步步走进幽深。微雨，撼动芭蕉青竹。

去平江路，多半是有缘由的。或者是月明星稀，三五文友酒喝得恰到好处，觉得非要继续倾诉衷肠时，就会选择有文人气息的平江路。从白塔路、干将路随便哪一路口摇摇晃晃进入，散步的散步，喝茶的喝茶，清淡的清淡，直至兴尽而返。如王子猷雪夜访戴，要的就是名士率性之情。

苏州闲话里有一句“皇帝万万岁，小人日日醉”。这里的小人是

老百姓的自嘲，皇帝老儿在苏州人看来只是一个抽象的符号，普通市民要的就是花光月影中的畅达。逛逛园林，赏赏字画，嗅嗅草木，明朝的气息宛若仍在鼻尖。

平江路的停云香馆在云间徘徊，如它的名字一样有起伏感，停，云，香，不染尘埃。室内窗明几净，静玉生香。二楼常常会有一些文人书画展，木楼梯小心翼翼走上去，眼前会豁然开朗。

曾经和老车回忆起小时候碰见过的店老板，似乎老板娘总是凶神恶煞，叉腰对着吐口水的小孩谩骂，而老板，则是另外一副面孔，笑嘻嘻，笑嘻嘻，想方设法要多给小孩子一片咸面饼或者几缕萝卜丝，自然赢得小孩子的好感。停云香的老板大概也属于这种类型，温和，干净，有雅相，有品位，所以生意做得也不错。

沿着平江路一直向前向北走，和拙政园交汇的地方，有一个很小的门面，挂一块匾额——“翕然轩”。往往一不注意就会错过。翕然的意思有多种，我印象深的是两个，一为安宁、和顺貌；二为忽然、

突然的意思。我一直在猜测主人取名的用意。

店主是个姑娘，名叫小隐。我太喜欢她了，以至在我的小说散文中经常出现“小隐”这个意象和人名，似乎她无处不在，气场庞大。她也觉得很有意思，“小隐”飘飞出她的茶室与琴室，实际上与她无干。午后，暖云流过，她用洁净的白瓷杯斟上铁观音，低眉，信手，阳光以一阵缓慢的节奏，闲散地打开在她的身上。还有一只从佛堂里抱回来的猫，小巧，但有点娇滴滴，蜷伏在她的身上，与小隐气息相通。紫红帘子恍恍惚惚，将阳光忽悠得近似迷离之状。小隐起身，给我们弹奏了一曲古琴《采真游》。跟庄子去采真吧，无拘无束，心性自由，我们梦见了蓝莲花，梦见了蝴蝶，梦见了嵇康，那就再来一曲《广陵散》，梦中梦，可以无休止地往下做去，真牛。■